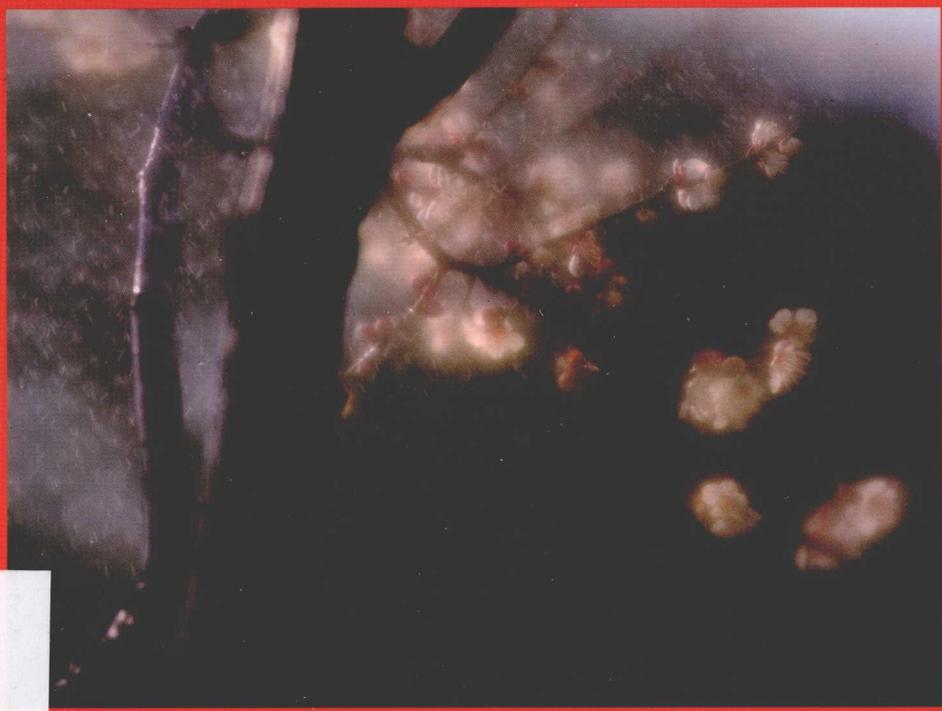


多情应笑我

五常散文选



张五常 著

Steven N. S. Cheung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给 思远、思琪

013027584

F-53

36

多情应笑我

五常散文选



张五常 著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北航

C1637221

F-53
36

98075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情应笑我——五常散文选 / 张五常 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86-3828-7

I. ①多… II. ①张…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4864 号

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只限在中国大陆地区 (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 发行销售。

多情应笑我——五常散文选

著 者: 张五常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2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828-7/F·282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神州版序	15
一、千年回顾（一篇）	
惊回首，感慨话千年	23
二、经改三十与甲子之庆（五篇）	
中国经改三十周年志	41
国家六十有感	47
风俗习惯与国庆阅兵	55
中国文化与神州再起	61
一个古文化可以复兴吗？	69
三、执着的希望（五篇）	
杜鹃声里斜阳暮	77
马丁一子错	81

我也有一个梦	85
恐慌的极端	89
非国难明，伦敦可庆	95
四、北京奥运（八篇）	
从手卷文化到李宁点火	103
刘翔胜败十亿之差	109
评林妙可事件	113
从刘翔弃赛说黄龙觅士	119
福原爱现象	123
金比银铜重很多	127
穷孩子的玩意与日本妹的前途	133
文章也奥运	139
五、张文来的家（七篇）	
我的父亲	147
独自莫凭阑——从母亲的病说起	155
我的女儿	159

子欲养而亲不在	165
无法赶得完的工作	169
与儿子一席话	173
哥哥五伦	177
六、少年的回忆（四篇）	
雄军尽墨话当年——忆容国团	183
与阿团闯荡街头	191
菩提本无树	197
逃学的回忆	201
七、狂语任天真（七篇）	
曾因酒醉鞭名马	207
傲慢与谦虚	211
“教授”之谜	215
狂生傲语	219
小牛牛出大场面了	225
山登绝顶我为峰	231

“风沙渡”的启示	235
八、金钱与福利（四篇）	
为钱与讲钱是两回事	245
博爱	249
慈善与福利不相容	253
人类的天生权利	257
九、弗里德曼（四篇）	
米尔顿·弗里德曼	265
背影	271
为先生祝寿	279
他是还会站在那里的——悼弗里德曼	285
十、说风流人物（七篇）	
学士九百年	291
我也看金庸	301
珠峰哲理的经济分析——为王石序	305
我认识的刘诗昆	311

舒巷城当可传世	317
科斯百岁了	323
给启蒙老师的信	329
十一、逝者如斯（十篇）	
悼深泉	337
二十世纪的第一夫人	341
可爱的极端与一个不收数尾的女人	347
悼小凯	351
忆戴维德	355
赫师别矣！	361
霍英东先生	365
悼沃尔特斯	369
忆埃尔登·德沃夏克	375
悼老师阿尔钦	381

神州版序

散文何物我没有研究，想来是像朱自清写荷塘月色那种满有诗意与感情的文章。但散文“体”是指放开来写，不一定表达着感情，西方称 essay，给人一种随笔的感受。不是浅学问：昔日英国的罗素凭散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中语文体有争议，有三方面的评价。其一是负面的：一些读者认为我的内容不错，可惜不懂得写中文。其二是正面的：一些读者举我为写散文的师级人马，也有些国文老师叫同学多读我的文章。其三是不负不正，但很一致：他们说我的风格独特，化了灰也认得是我写的云云。

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写作教育，只是几岁开始背诵古人之作。就这样，在幼年读书不成的日子里，我可以下笔成文——错字连篇也成文。学英文我也从背诵开始。老师阿尔钦曾经详细地修改了我交出去的《佃农理论》的分析长章，不是改内容，而是改文字。我用心地写了数十页，他细心地修改了那数十页——我学会了。

认真地用中文下笔起于一九八三年底，在《信报》写专栏，当时的水平如何林山木比我知得清楚。第一本结集《卖桔者言》是我平生最畅销的书。背诵过不少中国的古文与诗词，以白话文下笔只是把鲁迅时代搞起的新文体混进去。文章的结构是从英语写作搬过来，无疑是专家了。四十多年前施蒂格勒称赞我的英语文采，我回应说是从他的文章背回来的。三十多年前 William Meckling 说我的经济论著是散文体，叫我千万不要改。当然听他的：我对那些以教授自居的学究文字有反感。我是个反对用术语来掩饰无知的人。

今天屈指一算，中文写了二十九年，文章无数，几百万字，算不上是多产，但说不是个专家不会有人同意。今天我认为，中文引进西方的标点是对的，但引进西方的文法却是错了。王羲之写《兰亭集序》、苏东坡写《赤壁赋》——讲什么文法呢？他们只是把一方一方的单音字砌得好，砌得妙，读得上口，表达清晰，文气如虹，就足以万世流芳而有余了。

不久前我对一位朋友说，可取的中语文字到今天还是脱不了盛于魏晋时期的四六文体，还是要讲平仄，要论韵脚，加上一些宋词长短句的节奏。不是说要刻意地这样写，或整篇要仿效古人，但如果这里那里不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流露着古人划定下来的砌字规格，中文读不上口。

天生下来人类的感情有共通之处，但文化的发展